學福齋集

學福齋集

卷之十七　傳

學福齋集卷十七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太原王樓山先生傳略

公諱恕字中安又字瑟齋重慶安居人曾王父吉士明
崇禎丙子舉人累官南寧知府大父瓚邑諸生父邦寧
歲貢生生三子公其季也年十四即遭母夫人喪諱日
之戚持之終身讀書勤苦家貧不能繼燭夜然竹自照
赴省試重趼行千里康熙壬午登賢書數上公車不第
奔走四方辛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又明年癸卯
世廟董正治官首蒙

眷知改吏部文選司員外歷驗封司郎中甲辰典試黔

中道拜廣西道御史旣復

命分校禮闈其冬從相國朱文端公視江浙海塘明年

丁父憂歸衰苴不去體者三載戊申起補兵科給事中

旋出視湖北漕逾年絓誤失官復來京師會高文良公

移節金陵奏薦起用辛亥署江安督糧參議

今皇帝御極擢廣東按察使已未就拜布政使明年巡

撫閩中壬戌四月罷鎭還

朝其秋改藩于浙到官僅一月出送過客疾作座上輿

歸而薨十月十六日也距生時康熙壬戌六月二十四

日得年六十有一公居內職所歷皆清要聲望翕然推
爲君子及出使外尤習吏事在江南爬梳漕弊後以爲
法賑鳳陽災活饑民無算在粤東數平反大獄極論冬
至後決囚非宜旣至閩中絕貪賕擊豪强蒲積貯脩水
利肅軍伍抉奸蠹端風俗興學校其尤大者奏免崇安
無田浮賦及閩侯諸縣災民貸穀請禁南洋市舶借運
潮州倉以救臺饑皆人所不能言公獨言之而
聖主聽之可謂得行其志者矣公爲人器量閎遠無喜
慍之容御下尤寬不輕撻一卒而材識明敏人亦不敢
欺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濟人傾囊篋不恡仕宦二

十餘年家無長物皐復之夕敝裘登屋嗚呼僅矣自曾大父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封淑人夫人周氏父之彝陝西汞壽令公受經師也有婦道先公卒男六人長汝舟甲辰舉人次汝楫諸生周夫人出俱先卒次汝彭汝諧側室祥符關氏出汝嘉汝璧常熟陸氏出孤孫椆初公得詩法于高文良公聞正學于朱文端公公退埽地焚香手一編自課宦轍所至輒闢精舍偕賓佐觴詠其中秣陵曰撿影樓羊城曰葵亭三山曰聯叢宏長風流獎拔士類汲汲至忘寢食常與長洲許君廷鑅及成論詩聽事案筆研不及即推許上坐而公西向旁

坐濡案上丹筆掀髯吟賞在閩訪永福黃君任于陋巷中屏騶從步入黃君聞至留飲月上攜手送之辛酉監臨所賞士張君甄陶文高被黜歸爲賓佐言之發憤流涕其篤舊愛才出于性生如此尤愛少陵昌黎義山三家詩手自箋註稾凡數易丹碧斑然暇即展翫其他世俗聲色之好泊如也所著文章詞賦及奏議甚多海內學者尊之曰樓山先生蓋樓山即公少時讀書地因以自名其集云

孝潔周先生傳

孝潔周先生者名吉士字藹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既冠爲諸生旋居太公憂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厲清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即田薄暮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黃欲墜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達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

世宗憲皇帝欽卹庶獄選廷臣有清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簾官其

在刑部提牢也嚴束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桊梏爲省其疾苦冬月被敝羊裘一隸攜鐙夜巡行圜土中曉鐘動始返氷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于法而止惻然嘗欲求其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尚書或卽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簾官也闈吏皆浙人猾賊叢姦在事者鄉一切委之先生旣受

命晝夜不交睫親督羣吏目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明察屹不可搖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母久之積勞疾作瞻屺益切明年遂

請假蓋自甲辰迴籍至戊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
太宜人没先生自是遂不復出矣先生既歸環堵依然
饘粥不繼而處之晏如閉門埽軌未嘗一入公府日與
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爲娛海上富人之喪持五百金
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窘甚或勸姑一行先生笑
不應其人持金去迺曉家人曰吾豈不知得金可佐衣
食邪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旦辱先人先生脩
髯高顴戍削骨崚嶒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溫
于利與義晝然刀截水決母疾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
至老彌篤視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從子若

學繼殤明年復有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戚哭泣之慟故齒止六十而鬚髮盡白體血枯瘠以至于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詩三經俱有發明族父某隱于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聞與故中允黃公之儒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納妾生二子曰之潮之遜先生素病痔庚午轉劇而講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情深不能不淚墮耳端坐至雞鳴奄然但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典文章爲尚書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葬一椽置

一田飢寒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夭晚孝有二子
幼而不及見其成立也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
而書孝潔先生者詩曰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
友凡一介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
矣

杜氏三世家傳

杜氏三世家傳者為致仕河間守甲而作也何言乎三世守之曾大父大父若父也曷為自曾以下舉近且徵信也曰

雲遠公諱士標其曾大父也其先本明應天人所居在金川門外其遠祖有梅軒公諱昂者始遷于揚遂為江都人以耕讀世其家好施予稱善門杜氏公幼治禺筴業日起始新東關草巷之宅明末四郊多壘公先令家人至樊汊鎮避難而身居舍有客兵掠婦女數十過其門驅入鍵閉約曰若為我守歸有逸者齒我刃羣躍馬

而去公念兵歸婦女非辱即死啟鑰盡縱之而火其居

公生明萬歷辛巳十一月某日卒于

本朝順治辛卯十月某日壽七十有一無疾而逝人以

爲有陰德之報云以孫貴贈奉政大夫配陳氏太宜人

子一即萬子公

萬子公諱仁傑其大父也邑諸生明崇禎末四方寇訌

公雖爲文學掌故而人材武喜擊劍論兵奮然有志于

功名當僞福王時馬阮亂政公糾同學二十四人上疏

劾馬士英士英怒遣官旗逮問督師史閣部以諸生言

直請貰其罪留令輸家財佐軍初公將出就逮潛赴樊

汉鎮泣辭雲逵公父子相勉以忠義事解得免而家破
矣後季子爲承定河同知其伯氏偶至固安城北王處
士家見案頭殘稾有與杜萬子倡和詩詢知其從祖克
萬作當日上疏二十四人之一也懼禍亡命至北且逃
劾士英事甚詳蓋克萬會與子姓言之故歷歷如繪云
公生明萬歷癸丑七月某日卒于
本朝康熙乙酉十一月某日壽五十五以子貴封奉政
大夫配王氏繼胡氏俱太宜人子八采東東秉來杲栗
其末即果齋公
果齋公諱于藩字碩夫一字果齋其父也性明敏習知

河渠水利嘗赴京兆試過淮謁河督于公成龍指陳擘畫動中機要于公器而留之在工五年敘勞當爲縣除河間之吳橋會歲凶公履行心察密疏于籍歸而按賑吏不敢欺有面垢衣鶉而乞補者公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畜備備具何敢紿我笞而遣之一時以爲神境有殺夫婦于道而賊不得同時某買幼婢請立案公呼前新衣而裹舊襦長因問舊者誰之衣曰吾母也母與父今安在曰皆死矣然則鬻若者誰也曰叔也因視其襦漬血公憶曾有兒首其弟掠賣人者恍然曰被殺者必婢父母殺人者必其弟而詭稱兒追首者至一訊

而服盜發久未獲一日報得七人公鞫其六非實所由
白限迫公曰我豈以六命易一官立釋之公爲縣凡十
三年擢永定河北岸同知又七年始遷長蘆分司前後
數署它劇縣廳道暨榷使印咸治以飭吳橋東光民爲
立祠是時長蘆鹽政疵吏與商相市爲耗賦逋公私狃
爲常公憂之屢白于上官不省已而果獲罪而公亦坐
累去職初公之榷靜海也故令馬僅遺一穉女公爲經
紀歸其喪養其女于署長而嫁之洎罷居津門鄰有嫠
舊同寮婦也死無棺天方寒公脫裘而賻焉公既明于
行水其在永定河績最著雍正四年故相國朱文端公

議復直隸水利駐津諮訪材其能將薦起之而公旋卒矣其治河方略具載文安陳學士儀舊所為傳中文多不載公生康熙甲辰二月某日卒于雍正戊申五月某日壽六十有五以本官封奉政大夫配涂氏繼蘇氏俱宜人子四長即甲也歷官河間府知府致仕亦以廉幹稱餘俱夭折孫六喬齡錫齡鶴齡九齡元齡旭齡錫齡見官汝縣知縣喬齡鶴齡已卒曾孫六俱幼

論曰余觀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出自祁姓其望有四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其始皆析于杜陵在唐為宰相者淹如晦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悰正倫鴻漸暹總十一人

道宋有正獻公衍者顯盛于越州其宅焯見史傳每代不乏若雲逵公之子若孫行義不苟立名當世又有賢曾元能紹承之其澤蓋未艾也故爲書之如右

江君允暐家傳 代天台齊侍郎

君諱允暐字東樽其考奉直公也君生四歲而孤衣衰斬懷抱中哀如成人戚黨咸異之既出就塾晚歸侍許太宜人不暫離太宜人令背誦日所讀書問問書之大義則歷歷以對太宜人益憐愛之洎長治家庶事蝟集而君以其餘暇簾閣蕭岑焚香靜課客至則相與譚蓺攷古刺取丁部雋語以爲咲樂金石碑版法書名畫鼎彝環璧之屬過目即辨其眞贋東南賞鑒家皆退遜以爲不及也江氏爲梁醴陵憲公之裔其占籍於歙族大齒繁支分派別而家譜久不脩簡策散佚君曰譜所以

敬宗而收族一本之所繫百世之所守在是而任其放失不理小子之責也遂諮於族老手自編撰一切楷墨脂燭剞劂之費皆君之是共積歲而始成族遠祖明黔撫東之公爲御史時首劾姦璫馮保直聲震天下其奏議文集年遠板蝕君重爲校刋行世其它若育嬰孩夷磽确散藥物以活病夫施棺槥而歛殍者其見善必爲孳孳不倦雖由君仁恕使然亦得於讀書者深也初許太宜人自奉直公捐館茹荼惡笄持門戶撫藐孤成立臺使者列其節請于

朝得

旨旌門如令甲而君于辛未丁丑蔵事
行鑾拜尚方豐貂之
賜蒙
恩加頂帶二級又議敘加一級朱紱方來家慶日至而
君越一年卒矣君以國子監生循例急公當選知州封
奉直大夫生康熙戊子十一月初四日沒乾隆己卯十
月初六日年五十有二配程氏州同渭侯公女操行端
潔善繼先姑之志以從兄聿亭之中子振鵬爲之後
論曰濟陽之江氏載在南史代有名人幾與王謝家埒
其世德之所自遠矣余少受知于都轉詡存先生因與

羣從講通家之好往來甚習皆爽朗方雅而東樽軒軒霞舉翛然有高致卽其脩譜可謂知所先者今逝矣濡筆出涕爲之傳庶使其無泯于後焉

王棪齋先生傳　代范給事

先生姓王氏諱貽燕字翼安一字棪齋相國文恭公之孫宮詹公長子也少有異稟通六經文恭公絶愛之留侍邸中及長下筆爲文章纚纚數千言時文恭公方居

首輔宮詹公亦侍直

內廷四方往來書翰暨碑版巨製間令擬作恒稱意文恭公休沐卿貳踵門白事則先命出揖客或日晏未退

朝則預命接待以竢周旋恭謹動稱家法輦下交稱之

康熙五十六年文恭公被

命偕尚書開館於邸西同纂若張樸村陳岵嵐諸先生

皆以經學鴻儒徵來京師先生因得親炙講論凡寢饋
與俱者數載問學益閎以遂王氏鼎貫甲江左金貂華
組萃於一門先生以英辭妙質弱冠有聞而讀書餘暇
惟詩酒讌遊爲樂見者爭指目焉癸卯甲辰兩就京兆
試薦而不收是冬嫡母沈太夫人卒奉喪南歸自後困
困場屋益肆力於學文恭公杲主文衡門生後進或來
爲大吏先生引嫌自遠從不輕通一謁而與老輩焦南
浦高小湖兩先生質疑問難暨劉再來王延之沈學子
諸君爲文字交非先生過諸君即諸君集先生所鄉之
英俊知名者先生必招致之與相譚藝唯恐失一人也

今上御極之五年宮詹公

予告歸里先生侍養里第宮詹公性嚴重馭下整肅先生約束僮僕弗令小失致忤而時以詩文娛其親九年

甲子宮詹公卒

上念舊臣

淸問及子孫先生詣

闕謝

恩或勸之仕曰吾母春秋高仕非吾志也遂歸事潘太宜人歷二十年家有園亭春秋佳日則御板輿游林汜

太宜人愉愉然喜也暇則飛箋召客酒闌欲散去童僕

觸屏偃而先生猶聯吟屬對不少休善蘭竹揮灑得意衫袖盡烏晚年詩畫益工四方以油素來請者戸限爲穿焉甲申太宜人以壽終公年已六十執喪毀瘠越二稔竟得瘵疾卒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三十日距生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先生爲人靜穆禔身潔白行篤於家交脩於友喪祭儀節必率以禮故內外族婣咸籍頌不衰配吳宜人自有傳子六人憲曾已卯舉人嘉會癸酉舉人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承曾國子生嗣弟愰齋後昉曾先卒女二人一適貢生喬鍾沂一適乙酉舉人吳昕皆宜人出續會

翙會業儒孫十二人復履謙頤豫萃井恒觀臨升某孫女六人先生體羸善病中歲讀黃帝素問有悟因博觀秦越人以下書久而融會貫穿爲人診輒愈貧不能藥者予之嘗僂入草舍不以風雨寒暑不往也其存心利物又如此先生之易簀也屬其子憲曾等曰毋作行狀以厚誣我雖然以先生之問學行誼卓卓若此其遂可以無傳乎哉某世好也爲述其生平崖畧以俟異日志墓者采焉

前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諱華字心樸浙之會稽人年十六爲博士弟子數試南北闈不利雍正元年癸卯高安朱文端公爲主司公素爲文端所知亦報罷公喟然曰吾之不能以科名進命矣夫遂入貲輸粟它阿爾泰軍營以知縣用是歲公年四十九矣公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歷客諸行臺幕府名震四方會纂脩律例文端公以蕪雜不合體裁請再芟削因以公名上原書四十册公芟存十六文端公以爲能保任引見

世宗憲皇帝

命往直隸查賑樂亭原報飢戶二萬公至加賑幾羸其半盧龍原報飢戶四千公查未半已得二萬戶是時

怡賢親王偕文端公行視水利至永平詢公灤河還鄉河形勢及查賑事公進對　王以爲能洎補平山縣公以縣菑特重至即開倉出粟七千石貸民初公查賑時報少查多至是又不待列而發粟或以爲言公曰爲

國家活百姓吾志也它何恤焉旋擢眞定府又權臬事戶部議以私借倉穀例免官奉

特旨仍居職丁未　怡賢親王

奏理京南局水利營田公求得泉十八於府城外爲文

祭山神有神物相之引水犇注獨建西南二牐以時啓

閉營成水田六百畝又以京南水田穀多而北人不食

若官給直買運通倉視南漕費省倍蓰而民得以市粱

黍數多什之五六啓於　王入告

制曰可蓋先後營田三百五十頃

天子以爲能移知蘇州府蘇最劇郡重以清查積欠簿

領繁溽公晝則聽訟夜則治文書不少休一貴官欲奪

諸生未昏妻走愬公立斷還之隣道越境有所逮公曰

江南自有憲長按事也拒不與蓋其爲郡務休養生息

有古循吏風而外寬內明其發姦擿伏如神吳人賴以
無冤而上官之不悅也滋甚公守郡之三年奉調引
見
命往陝西經略鄂公知其能檄辦九家窰屯政公善爲
筭能度功用穿直渠溉屯田四千餘頃民即屯所起祠
至今以爲利事具公所著九家窰屯工記中旋署肅州
其治如在蘇時次年病免而甘撫某與大將軍查公不
相得公爲查所任因誣劾公乾隆元年丙辰
今上皇帝御極巡撫罷公得昭雪起知福州改漳州而
福撫某以公之抗直嗛之甫越載即中以事失官還家

而公亦以積勞疾作是冬遂卒已未十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公卒之日其舊所臨部民皆爲位以哭而哭人最甚天下知與不知皆聞而太息惜公之旋起旋躓竟以勞死而不得大用於時也公無子以伯兄葵之子翼賜季弟蕚之子翼駒爲之後公嘗獨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義塚二坵又起屋數所以處族人計糜白金數千皆出俸廉之餘此雖非公之大者然亦可見公之用又宜於宗鄰也公所爲書諸田太湖濱議一卷槖它經一卷九家窑屯工記一卷銅政條議一卷長岐紀聞一卷忠臣傳六卷詩文樂府九卷藏於家

論曰吾聞故明時蘇州有賢太守況公鍾者吳人稱之曰況青天後二百餘年而公來爲郡吳人稱之曰童公況公再世也相與尸祝之至於今不衰烏嘑公之用雖未究而其當官而行不欺其素至老而彌篤其志能可白於天下後世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孝義戚君傳

孝義戚君者名天培字佑生常之陽湖人三歲而孤居橫林闤闠中逐什一之利以奉母米鹽筐筥陵雜左右而挾筴不廢既授室生計日絀遂去行賈隙四方之貨物而居之數年家以漸饒而君勇於義凡內外婣黨里中故人有急來告無不應其不能歛若昏者推財予之自以學不成尤愛重讀書能文者友有粥屋殯不舉君爲擊家沽酒召衆會葬已乃爲醵錢移家歲時餽問甚備既貰君未嘗以爲言也嘗泊儀徵少年躑躅江干色慘沮詢知故劉令子邑人逋其貸官錢不能歸君出橐

中金爲治裝而徧謁豪長者還所貸錢得以喪歸其人浙產後隨計過橫林踵門謝君避匿不見君旣樂施予其贏餘不得當而應人求者如故或勸阻之君曰吾少孤非吾母無以至今日吾母好善吾推滑甘之餘而及姻族吾母悅矣遑顧它哉康熙甲申里中疫母夫人病君不解衣者半月母愈而君病甚夜夢神人垂紳搢笏而來者擧帷叱曰此孝子也若等亟去病起周視門庭所圖左閭之神宛然夢中見也自是君爲善之志益堅朔望焚香告天請減己算壽母者三十餘年乾隆壬子母夫人齒九十矣橫林有大橋北朝市爭渡多覆溺君

家已中落而爲善不倦倡議復費鉅半載橋不就有富人輸金者不出者衆觀望君自往請之終不聽君憤激辱其人廣衆中罄已貲佐工期以必成是時母夫人年老病篤君出則庀材聾石入則迎醫調湯藥心力俱困疽發背强制侍疾趣工如平常一夕瘇消克奉喪而橋亦卒成人以爲有天道焉君爲人伉直面折不能容人過旣以急人傾其家見纖嗇握齱者所爲不合已意則罵絕不與通以是晚歲橫逆日至然好學任氣節内行脩絜其與交有終始者類皆州里立名之士也戚氏爲常著姓曾祖某子三其季揚名爲君祖子二其孟文煥

爲君考子一卽君也自其曾祖至君凡三撫長房之姪
爲之分財娶婦蕃繁子姓此尤近今所難能者其孝友
蓋世篤之矣君没乾隆丁卯夏五月二十九日距其生
康熙戊午春正月二十四日壽七十配唐氏有婦道先
卒子二長祖脩諸生次祖綬君舅氏陳秋田先生名翰
林也自恨中廢業不能承渭陽之緒言故教祖脩兄弟
甚至其没也祖脩方客皖奔歸執喪卽以其年之秋七
月葬君横林之南一里期迫不及銘旣禫乞余爲傳祖
脩兄弟敦孝友明經砥行祖脩與余同客數年其爲人
疾惡有父風故習君事迹最詳諾而久不爲今夏自閩

歸雨阻南劍念與祖脩將别矣因援古隱君子私謚之
例謚君孝義而系以贊曰
財賄土苴也行義金玉也世末有賤金玉而寶土苴者
乃以責今之人往往相反焉何也彼纖嗇握齪者所爲
汙下纍其利常至畢世而力善趨義之君子或及身而
憂飢焉卒之君子名立而久益光富人身沒家毀委螻
蟻矣豈非其輕若彼其重若此哉於乎戚君可以無憾
矣

學福齋集

卷之十八 傳

學福齋集卷十八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韓秀才傳

於乎人生不幸而蚤慧慧而好讀書讀書而有聞於時此尤不幸者也如是者天沮之病之必夭之而後已此豈所謂命者邪抑有不可問者邪花之萎多中於風雨寶玉之什襲或舉而碎焉豈盡有數邪余外氏淸河之甥韓思永壻於杭之袁存齋太史之第四妹也有秀才子曰崇琦字琢成生三歲能讀唐五言詩越二年至五百餘首又一年讀楚辭離騷九歌天問背誦若翻水自

七歲讀四子書五經九歲即能屬文十三歲隸錢塘學
爲諸生宗琦之父本松江人從僑籍也自宗琦之幼父
即客閩中歲時或歸歸輒去凡其學而有成皆母夫人
教之又能善承親志晨夕矻矻不少休已卯之秋赴省
試不見收榜出而哭哭而咯血遂卒於乎其可傷也已
余見近世之子弟非誘於飲博或儻蕩不自重以是戕
其生者多矣所爲不足惜者也若宗琦者年未及冠身
不離母氏之側日惟經史之治而汲汲於立名竟致疾
而死此其可惜何如哉於乎誰主宰是而酷乃至此邪
則蒼蒼者果不可知邪余又奚問邪於乎宗琦之博而

敏古秀才乃能之余是以特筆之系曰

余亦有子一䕫蚤慧余客嶺東數年還家已通羣經洎入闈則以經學爲諸生是年卒冠矣余歸哭之過時而悲今秀才年十三郎以文名越一年因訟於有司發病沒其可哀有過於余子者則思永夫婦之痛更當何如耶

陸義士傳

陸義士諱文貴故明人屬郡之婁縣少力田致饒年七十無子當嘉靖時倭擾東南賦役繁重吾郡尤被其困文貴慨然盡出其田輸縣官以紓里中之難而自占餘田八畝屬其隣經紀其喪葬旣没士人爲葬於大茅塘之九曲溪有沈銘者爲之誌其地蓋自大茅塘西三里稍折而北爲九曲溪溪盡則陸義士之墓在焉短垣隱然中有石亭列祀陸氏之先與文貴夫婦一女柳枝祔自嘉靖至今垂三百年士人護視祭埽猶勿替豈不以其義足重哉去歲之冬吾門徐生夢蓉偶過而歸述之

沈銘無文名其文不著其事又不見於郡志而婁今析爲金山新縣志復失載夫大茅塘隸金山之境內而陸義士之墓巋然見存猶佚而不書闕而不問則凡今之爲志者其果可信乎烏虖以士貴之好義如此其生平之善行當不止於是惜乎爲之志者不能附錄之也因撰陸義士傳一篇以補前人之遺併使其無傳焉

曹先生傳

嗚呼師道之不立也爲主人者視同衆客不以師爲重爲師者不以師自重而詭隨傾側以自媚於主人一切不以教子弟爲事於是師曰卑主人曰驕而子弟之成焉者寡矣是兩失之也吾觀太原王公之禮其師亡友曹先生仙李之報其主人有可以爲世法者焉君名王在郡之上海人曹氏爲縣著姓吾師朱旦平先生乃其外舅而諤庭侍御其從兄也問學制義授受有自甲寅之春與余同游嶺南客學使王表丈東麓所繼余去館太原公越一年公聞曹先生名迎以爲諸子師大合樂

置酒賓客咸會公具公服拜之延之上坐指為衆人曰此江表曹先生海內名士即僕亦當師之君遜謝不敢當而公終席勿倦既罷君私謂余曰我館於人多矣未有王公之禮我若此也吾何以報之自是生辰及歲朝節日公必具公服拜有疾晨夕往問暇即至館與論文史益由粵去閩迄公之薨如一日也公既歸葬蜀其家來僑濡須君將渡江其妻弟補園少詹招之試京兆君曰王氏諸子學未成義不可它去且援親戚以就功名非吾志也後公家仍返蜀而君以疾留逾年其家以鄉無碩師也書來言故嫌於道遠家貧不敢遣之行君欣

然治裝攜其長子閎闗入蜀有沮之者曰此吾報王公之日也即死無憾去數年歸過余曰王氏諸子學皆成其季汝嘉汝璧尤刻苦趾美吾可死見王公於地下矣久之君病卒汝嘉發解蜀中汝璧以丙戌成進士官銓部贊曰

昔宋之呂正獻公以焦先生爲子弟師故其家皆脩儒行致顯仕吾觀太原公之于曹先生可謂後先一轍矣然焦先生悻直使酒難近而曹先生退讓樂易溫然篤厚之君子也豈不尤可法哉

程壽泉家傳

君諱兆熊字孟飛一字香南晚更號壽泉姓程氏徽之歙縣人其先世居臨河里自其王父某始來揚州以業鹽故僑居富安場父某府學生母黃氏俱蚤卒有子二君其長也幼孤賴王母吳太君撫之成立性聰敏嗜學稱詩隱然有聲淮南于藝事無不能尤工書翰與人交有終始禔身遇物一以義理裁制于利與名泊如也旣遷郡城聲譽日起交益廣凡名園甲第牓署楣楹屏幛金石碑版之文必得程先生書以爲榮而遊集文酒之會揮灑倉卒皆滿人之求無不寶重藏弆葢君之於書

大小篆八分草隸各盡諸家體勢而篤好虞永興波磔戈豚無不縱斂如志一時王公貴人爭迎致之兩童子夜磨墨漏盡不休君不以爲苦也其居在新城委巷中老屋數楹雜蒔藥果花竹左右圖史客來瀹茗焚香出法書名畫相賞閒爲詩歌小令酬對不俗興至或作寫生小筆雅好潔几席無纖塵長身玉立影飄飄望之若神仙也其爲人方雅狷介絕俗超然自遠遇有不可斥斥不少借直言折人過至面發赤避去猶不止然赴友朋之急不以有無辭冒風雨寒暑不爲頓故人之與君交者始未嘗不怪之繼乃信其誠愨久而益樂親近之

也君體充盛素能飲近年苦頭眩遂斷酒餌藥衛生甚謹初有子殤納妾孿生旋亦殤以是恒鬱鬱一夕喉疾作愈矣復篤遂卒乾隆甲申二月二十日也距其生康熙丁酉七月初三日年四十有八國子生配吳氏以弟兆騏之子法爲後其没也鹺使某公使恤其家而洪慎堂江鶴亭二君經紀其喪故人來弔者緦絰哭甚哀非君之行誼宿昔感動曷以致是哉烏虖君之學蓺如此行己如此其見重於人如此而身不履於亭塗年不及於五十生有子女而没竟一無存也何蒼蒼者之於斯人如是酷也邪余辱君交僅三年有投分之雅因次其

行略以備它日志乘采焉

王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士芳字南亭浙之臨海人其生在順治十六年巳亥距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百有十二歲矣吾聞古有兀者也而王先生以其道也數今之齒無有逾先生者也而王先生則以其年也年在而道即在焉先生家萬山中父曰某祖曰君極世業醫將乳父夢有蒼顏種髮者僂而南來已而先生生故字之曰南亭志瑞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反閩中其逆黨會養性犯台州先生之祖奉惠獻貝子命往諭賊被害先生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褁創苦戰大兵繼之賊大敗走溫

州巳而貝子甍於軍功不及敘遂歸家貧讀書賣藥以自食爲諸生屢試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以是益困然一日入其郡之松山路旁遺鏹百餘金先生偶行見之意必有急所墜坐守不去日莫有哭而至者詢之則鬻産以贖父罪金失將死於此先生亟出金還之其人欲分其贏先生笑謝而歸是夕竟不能舉火家人嗟怨先生處之自若其勇於孝義如此乾隆十九年先生年九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越六年辛巳循資引見

上以其年老特進階六品在京恭祝

聖母慈壽拜表裏宴饌之賜與宴得贈二代壬午乙酉
聖駕南巡
溫旨勞問並令朝見
皇太后拜數珠珍綺之賜
皇上親灑宸翰錫子之丁亥致仕家居次年戊子先生
年百歲得
旨建坊優加銀幣今年之秋以祝
萬壽朝京師蒙
恩召
見

欽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
特旨嘉獎依古以來學官小臣受
恩之渥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玄孫七人來孫八人昆孫一人一門之內七葉相見有轅固之學術有馮唐之知遇有召公奭之遐壽詩所謂福祿膍之者先生斯其人與先生童髮鮐背健步善飯目光奕奕注視人有迎之飲者無不赴能作擘窠大壽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饑飽順天和而已嗚呼先生之於道何如哉或又言先生嘗見巨魚暴於陸取而投諸水斯須雲

霧晦冥中若蜿蜒而升者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厖然伏其下既過數武虎突出吼躍去台人傳以爲奇然吾觀先生復讐急難累更貧困危苦而不攺其素其大節有過人者彼所稱事近怪異君子所不道故從畧焉

贊曰古者至治之世物效其祥卽草木之無知亦能烝出芝菌以爲瑞故黃髮兒齒之老優游康衢歌詠太平是豈人之爲哉皆上之德化有以致之也蓋嘗有

萬壽無疆之

聖主斯野有百歲有羨之儒臣以觀王先生之年彼安期偓佺之倫何多讓焉美哉希世之瑞也

張茂才傳

烏嘑士之遇不遇豈必繫乎文章哉有一出而弋獲者有累踏省門而不一薦者有累薦而卒不得售者豈皆蒼蒼者有以操之耶抑別有以操之者耶操之者其果天乎命乎於人乎於巳乎繫於文章乎不繫於文章乎烏嘑吾於張君綏右之没而不覺流涕而悼惜也君諱孝昌字綏右一字帆溪世居吾郡之華亭先正東海翁之裔孫明經諱秀谷之冢嗣也余繼室於張綏右爲吾妻之姪稔其才素矣少從其舅氏錢先生北江學辛酉同試金陵館人夢有岑大蟲者闞其室晨起二君並榜

發錢舉而綏右被放吾聞岑大靈宋高僧也而見於夢且有遇不遇焉其因緣幻合有幸有不幸耶綏右刻苦力學經史子集晨夕不輟下筆滔滔不休尤工制舉業有聲郡中單遇春瀓渭川黃上之王史亭諸君皆推讓君先後取科第登朝籍而君獨不得一舉而死爲可哀也初君居父憂既除其舅氏尹山右之稷山招之君游晉之始也越二年丙子應雍試薦而復斥是冬仍客平陽與士大夫往來邑紳黃君某朱君某綦君之爲人爭來姿而劉君祖曾尤莫逆闕正舍處之教其羣子弟劉氏爲山右巨族多賢豪長者其子姓類皆恭謹善讀書

以是負笈日至劉懿甚及忠稱入室弟子彬彬而雅有河汾之盛焉已卯復入京師其冬歸里其明年劉君守鳳翔遂至關中徧覽漢唐古迹及秦隴之勝所至爲詩充溢行篋久之劉君罷免君偕之歸晉去館其[illegible][illegible]君元勳家從游益衆君接引不倦壬午以來得售者五人樊塘中金縄燐劉大志金景劉大賓皆晉中知名士也其宅皆高材生己巳乙酉連薦不售去冬南歸今春爲其子結昏舉觴以屬媒末疾頓作遂以不起烏嘑君抱經世之用而不得試有撥天之文而不見知於時奔走南北闈累薦而仍以一衿終屬下母老而不得終養子

少而不得見其成立也文人之厄孰有甚於君者耶天耶命耶余無以知之矣君事後母以孝聞交友以誠著敎重寡言笑師範儼然其在京師從父忠震貧不能自給君贍之族子秉中臥病君調護之其與劉鳳翔交通塞近遠若一其與諸學侶病危之際猶惓念不置其於篤行何如也君生康熙丙申十二月二十日卒乾隆辛卯二月初一日年五十六配董氏文敏之元孫女有婦道君出游四方無內顧憂皆其力也子一崇雅女二所著有譜游草燕臺倡和集及雜文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戊子之夏君將赴晉中過揚來晤與之論文風發

泉涌以爲張氏之中興者當在此子時盛暑贈以藥物珍重而别今春至家聞其亦歸欲往而君已病卒矣夫以君之從父忠震需次工部郎淸介自守今春竟以貧困卒邸舍今君又卒於家死喪之戚相繼而至烏嘑悕矣

建隆品木森律師傳

律師諱宗森品木其字也姓張氏浙之海寧人父嗣明母徐氏幼時斷乳餔以葷腥即歐不食父母知其有宿因八歲即舍本縣安國寺依啟雲和尚出家二十三歲受具戒於西湖昭慶寺學律於宜潔大師腰包行脚徧參諸方受付屬於廣陵石塔寺主朗清大師服勞左右力持毘尼勿敢少懈清公歎曰眞吾家師子兒也欲令即繼法席師以因緣未偶固辭去游京師恭逢

世宗憲皇帝特開藏經館遴集海內三宗之高僧師亦與焉事竣懇求

龍藏供奉石塔常住師之力也乾隆四年歸揚州其同門有謀陷之者師不與較遂至華山方丈長老海公留師為首座華山律門祖庭也師佐理內外應接雲水凡緇白之入寺者無不贊仰謂海公倚毗得人焉居久之復來揚州建隆寺圮無完堵寺鄰請師開法重興乾隆十年乙丑之春也未數月歙人黃某因感異夢且敬師苦行發願鼎建越三年殿閣房寮廚湢井匽以次而起又二年辛未春乃成昔王荊公為揚州龍興講院記以庳屋數十椽而為百二十楹歸其力於州人蔣氏美其能於浮屠慧禮今觀建隆之復雖檀施出之黃君而其

感動實由于師之苦行是爲建隆常住中興第一代大律師無媿焉師于巳巳之冬開堂接衆淸規肅然遠近參學者皈依恐後越一年辛未九月以積勞疾作明年新正晦辭大衆而化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五戒臘三十有一塔於某所其入室弟子復顯亦海寧人見住持寺中

谷水王法師傳

君諱雋望字聲萬一字亦心吾郡之婁縣人幼依其叔父克綏於谷水道院院主趙臨谷器之令入鄉塾讀書旣長遂出家益習三洞經籙從上清周法師受五雷法精於禹步飛行考召之術爲人治魅輒驗里中大疫設醮禳之病者頓愈于是名益起歲或旱郡縣使君延之請雨甘澍剋期至皆題其楹美之院創自宋道士陸景微逮今六百餘年更歷歲旣久旋葺旋圮君道行日著禮請者衆自綜院務後資用稍饒曰復興吾責也于是節縮所入而營繕之乾隆庚申始建斗母閣已巳重脩

大殿又二年因拓兩廡及客房靜室與夫庖湢牆垣皆以序爲凡費白金三千餘金皆君一人之自出而助者僅二百緡又以餘力置田二百餘畝以贍其衆余祖居聚奎里與院密邇其師臨谷每引余周行曰院將壞吾數募無應諸弟子惟聲嵩可屬以院事庶復興有日耶蓋積二十餘年而院始復可謂克如其志而付託得人矣君爲人誠篤不苟言笑敬以事其師和以處其儕勤以率其弟子而寬以接士大夫雖出家而敦倫理既葬其師又葬其徒孫凡數喪父母在則贍之沒亦葬之於弟兄無不碩也於親鄰無不周也此近人所難得而離

世遺俗者乃能之其少日讀書有以啟之乎君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縣之施家村其門人孫文忠王嘉賢將誄曰以塟余爲之傳

論曰昔句曲外史張雨謁虞道園先生先生問曰若爲道士當曉符籙因即書卅六家符篆與之雨遂傾心從受詩法爲名人乃知學道術者當從慧業入也方聲萬總角時與余同肄鄉塾端坐終日伏案誦讀其後學道術亦然心專則志壹志壹則業無不成有以也夫

金貞婦傳

貞婦姓張氏郡之華亭人明東海翁之九世孫女也曾祖某杭嘉湖道祖某鄧州州同祖母金氏故相國文通公女父澤樹國學生母陳氏貞婦年十二父母俱沒而歸於金生景山未昏而夫亡其曰婦奈何雖未交禮而已見於君姑也通典有云時屬艱虞急於嫁娶因拜舅姑遂成婦道此東漢以來之拜時世俗之所謂養媳夫是以婦名之也景山之祖母郁氏年二十一而寡無子以從子某爲之後娶亦張氏貞婦其姪也年二十八而寡有二子長即貞婦之夫景山其幼殤婦性莊而少容

入門之後生未嘗一顧年及期其母欲爲成昏而生故遲之婦不以爲怨逮病婦奉湯藥斥不使近輒泣而退生將死指而告母曰若非吾耦兒死必嫁之婦大哭以頭搶地曰我身已歸於金矣豈可貳乎或以夫不見荅爲勸者曰我知夫死婦守而已不知其它且太姑君姑誰爲養若必彊我請即死是年姑以哭子故沒又八年而太姑沒又若干年而婦始沒其齒已六十六矣初太姑之沒也婦亦自市一棺置於傍日夜紡織足不踰閾族親有迎者亦不赴既葬其夫又葬其夫之父母祖父母又築生壙以俟祔其生康熙丙子其沒乾隆辛巳其

守節蓋四十二年夫貞也者固也以婦之處人倫之變而能生死不渝始終一節以無忝其所生可謂固矣其私謚以貞也宜哉其没也隣人哀而葬之其家在大泖中青浦之小貞鎮也贊曰

吾觀傳記狠瞫之死敵莒朱厲附之狗國鮑焦之立槁是三賢者皆欲以媿後世之君不知其臣者若金氏婦其夫之不知之甚矣而卒守貞以入地誰謂一弱女子而不可與古烈士並傳哉烏嘑難矣

何烈女傳

嘗讀小戴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是未成昏之女無可死之道也然於傳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夫既有行媒矣知名矣受幣矣女之於壻心已從之矣豈以其卒而顧可貳乎夫惟無可死之道故先王不責之以殉心已從而不可貳苟有致於死者故令甲不準旌而

天子嘗特予之凡以哀其心也以吾所聞何烈女者吾郡之婁縣人其父櫬師也病死母不嫁倚紡軖自食女

纫操作勤苦以孝聞旋許字里中朱應魁家貧未成婚而没女知之哭請於母曰死者我夫也兒不可以不赴其舍相距不數武遂走視其喪一慟幾絕既殯女告於母曰兒不歸矣留此以奉翁姑耳母憐其少不許其翁姑亦拒之女悲憤不語遂却食飲母及翁姑若隣媪見者多方勸喻之女終不語乘間遂自經也烏嘑女之死悲矣彼其欲留以奉翁姑也以夫之養不終爲守節以成其孝也奈何乎兩家人俱愚闇無諒之者於是女不得不死矣是烈女之心也其死也余門徐生夢琴爲紀其畧來乞傳且曰里中好義之士徐良翰鍾錫延張星

垣黃松吳天麟吳濤宋鶴年王稼田查宏誠徐爲墉諸君各率私錢買地於佘山古沐堂側葬其夫朱而以烈女祔亦載筆者所當書也并書之

孝烈凌氏傳

孝烈凌氏慈谿人姚景甘繼室也歸姚未三歲景甘遊京師舅耄矣有三子伯仲散居它所而季又遠去家益困滑甘之養凌氏日織以共景甘去二年客死喪不能歸凌氏絕食自誓景甘前妻之父劉翁哀其志許爲迎喪勉以終大事乃始稍稍進饘粥初凌氏以翁老勸夫豫具棺景甘將行屬婦治傅身緇冒衾紟之屬凌氏故已儲其餘布私治之矣至是仰天呼曰吾許吾夫治舅衾衣今旦暮死食言而重夫不孝罪吾無以入地迺晝夜并力作既足染采自翦級成稱未幾舅卒遂以斂

乾隆九年十月景甘喪至河干凌氏涉水哭向舟衣皆濡既葬凌氏密懷利刃祔祭畢自刺不殊姚凌劉三家之族與里中父老會者咸大驚扶救良久始甦醫封其創蓋頷下二刀痕博寸姚氏爲立後劉翁月致廩焉是年凌氏二十有六歲也夫婦人女子之可稱者事夫婉順奉舅姑盡禮婺而守節没則賢矣若夫從容以殉使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于其言此士大夫所難而凌氏孱然一弱女子出于困苦危迫而必遂其志其預治衾衣以歛其舅孝矣葬夫而抽刀以殉雖爲人救不死其志要未嘗須臾忘死也可不謂之烈哉其舅名一聲劉

翁名誠皆諸生

貞義王媛傳

貞義王媛建寧府之崇安縣四隅里人父元豹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虞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諸生聘三歲孔病死父隱不使知久之廷亮葬其子櫬過四隅里中家人出觀媛覺大慟脫簪珥易縞衣告父母曰父教兒讀書婦人之義夫死不嫁兒雖未與成昏然心已許虞氏子矣今沒兒當往守虞氏父不聽媛退欲求死母甚愛之晝夜防護然幾死者數矣事稍稍聞虞氏翁至與元豹反覆開說媛曰兒知從一而已不知其它大人必奪吾志有尸歸虞氏耳言已慟絕于地翁度事已無可

奈何曰吾子累若矣姑待之吾冢子夔生有次孫爲孔後即來迎若歸耳是日內外姻黨里長者咸會無不慘戚泣下者自是獨居小樓爲位晨夕然香飲食必祭未幾廷亮卒媛奔赴持服虞氏族人執翁前言卒哭乃反乾隆六年夔之次子朝儀長矣兩家共立爲孔後來迎媛于是設祭告孔卒朝儀徧拜曰吾今始得爲虞氏婦可以見吾夫地下矣既歸虞氏事君姑如其母處娣姒如姊妹虞氏家衆皆敬憚媛而媛少依母是時父已卒母思女媛間還省母云初媛既從父受學通經史父沒教其三弱弟皆爲諸生其教朝儀亦然乾隆十五年秋

七月閏大風雨山谷水出橫流將入樓毋不在家人走呼避高原媛曰吾未亡人也此樓一下胡以見兩姓之人吾死此次日雨止旁屋皆崩圮而小樓巋然積水中媛端坐無恙也祟人驚相傳告明年春樅陽陳廷鈞秉文自祟來爲余備言之且曰祟人士將爲請旌而令曌以虞氏之無賄也壅不聞余爲言河陽公讓令具文書是冬公拜疏于

朝而余爲傳其事

顧烈婦傳

烏嘑人之自立豈因貴賤哉夫行之所重者節義也事之所難者死也今使變故猝乘關于倫理義有不得不死者或以地分之卑而自委以苟免者有矣是其害中於貪生而意搖于羣言始未嘗不奮激而卒爲人所惑求其皎然不欺者葢千百而一見焉以吾所聞若揚之顧烈婦豈非難得者歟烈婦姓顧氏甘泉人夫薛某人奴也死無子翁老矣欲奪其志烈婦誓不嫁小姑旦暮勸之曰吾家微嫂即守節人誰知者婦曰我代夫奉親職也寧求人知且人之立身豈限於賤微哉繼而勸之

廹婦痛哭曰吾有死殉夫耳若再言血我翦刀矣小姑
既去遂闔戸自經啟視之麻衣垂垂然面夫柩凜然如
生氣絶久矣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也距其夫死
僅二十九日烏嘑烈矣哉烈婦既死其事漸聞郡中翁
老其母家又貧不能請旌有司上海婁孝廉叔子來述
其畧因書之以俟采訪且爲之賛曰
其身微兮其行潔舍生取仁果而決昭昭大節日月揭

汪賀二烈女傳

汪氏女與賀氏女皆歙人家縣之東門相鄰也父母俱没各居小樓中汪長于賀一歲賀時從操機軖刺繡文以自給飢則淅米以炊或遇大風雨即留共宿相親若姊妹者數年矣歲庚申十月郡中大火初發夕汪尚未寢驚走出見火將及賀賀舍亟呼家人往叩其門人聲喧闐中聞樓上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來迎若賀倉卒尋外襦不得隔戶語曰吾無外襦不可以出幸謝姊少選火及賀終不出去人欲排戶入救之賀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歸告汪曰吾妹死吾何忍獨生亦趨賀死所躍

入火中死論曰

甚哉死之重於泰山也以常情論之二女皆可以無死而卒至於死者貿死於潔身汪死於殉義所謂重於泰山者也烏虖其可與宋共姬比烈矣

閔孝女傳

孝女姓閔素名也浙之石門人父某有三子四女孝女其季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父任雲南布政司庫大使孝女年八歲從之官幼喜讀書女紅餘閒爲小詩居久之伯氏夭折仲叔相繼沒于外孝女泣告父母曰兩兄沒姊俱有家大人春秋高遠宦萬里歸孰與養先祖之在殯者孰與夕姪之藐孤者孰與撫吾女子子不字以奉親職也越二年雍正二年甲辰自滇還里明年葬其祖又明年父營生壙孝女預從祔示不嫁也父居鄉庭前老梅數株孝女行吟其下意蕭然自得屋後一楹即

孝女課姪所所謂醉鶴齋也中外女兄弟或偶內集雖
雖怡怡父母起居左右順適皆孝女蠶杼之是出入不
知其貧也未幾父卒孝女執喪自含斂迄禫除哀踊如
禮形者以爲難自父久疾醫藥旨甘孝女典衣飾以辦
既而治喪葬爲兩姪納婦仰以奉高堂俯以贍子姓拮
据卒瘏孝女之心力瘁焉乃即家訓童蒙以佐滫瀡村
中人宿聞課姪事束脩之羊麇至母夫人因得優游晚
歲齒九十乃終初姪之子禨祿失恃貧不能育孝女曰
吾兩兄祇此孫宗祀不絕如綫吾安忍膜視遂收護視
之葢獨力持閔氏門戶者數十年至是而孝女亦衰且

病矣初孝女疽發于章期二穴之間醫曰肝藏傷不治寢疾歲餘而卒年五十有七其卒也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之六月五日逾月與其母同日而窆方病甚有沈氏妹來視憫而留伴因索其詩稾孝女倚枕口授沈轉述錄出今所遺醉鶴齋詩鈔若干卷是也沈新寡舅姑欲奪其志訪于孝女曰守節如何守得牢孝女呻吟中應曰不怕死便守得牢烏虖至言哉